

# 绿帽子

王兆军 著

王兆军长篇小说系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绿帽子

王兆军 著

王兆军长篇小说系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14969/09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帽子/王兆军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王兆军长篇小说系列)

ISBN 7-5006-4808-1

I. 绿...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1778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15592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三河市天利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0.75 印张 3 插页 295 千字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价: 96.00 元(共五册)

本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作者素描 王沂东画

## 内容提要

歌声融合在夜色里，凉爽的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云，他们打开了各自的心扉，琢磨着生活的本色。“绿帽子”三个字在夜空中飘荡。那些被侵占了心爱之物——爱人、物品和权利——的人，在反省、在战栗。他们打算夺回各自的珍爱。事关尊严，有血性的人是不甘心无所作为的。作品情节紧张曲折，悬念连环，充满性与爱的攀援和冲撞，完美的艺术表现与深刻内涵，洋溢着喜剧与悲剧的双重纠葛。

作者现为《人民日报》华闻事业发展总公司顾问。

# 目 录

- 一 ■ 说到情人 ..... 1
- 二 ■ 胡大威的发财之路 ..... 8
- 三 ■ 那小子很想干一把 ..... 18
- 四 ■ 古典风味的旋律 ..... 31
- 五 ■ 蜡枪头 ..... 40
- 六 ■ 类似奏鸣曲呈示部的不良用心 ..... 47
- 七 ■ 初步操练 ..... 61
- 八 ■ 不谐和音 ..... 76
- 九 ■ 不同的女人 ..... 87
- 十 ■ 呈示部的简单再现 ..... 102
- 十一 ■ 没有露珠的小夜曲 ..... 120
- 十二 ■ 爱情休止符 ..... 131
- 十三 ■ 曲折回旋的感怀 ..... 145

# 目 录

- 155 不太慢的慢板 ■ 十四
- 166 历史细节的现实意义 ■ 十五
- 183 有点浪漫的三角戏 ■ 十六
- 193 爱情测验 ■ 十七
- 206 不太快的快板 ■ 十八
- 221 年轻人的小步舞曲 ■ 十九
- 237 主旋律再次飞扬 ■ 二十
- 256 绿帽子引起的错乱 ■ 二十一
- 266 简短的二重奏 ■ 二十二
- 279 突然加入的打击乐 ■ 二十三
- 293 高潮前的叫板 ■ 二十四
- 306 晚餐会的悲剧气氛 ■ 二十五
- 323 音乐戛然而止 ■ 二十六

## 一、说到情人

一辆空调大旅行车渐渐接近小城。

车厢前部坐着一位皮肤有点黑但光泽很好的中年人，他叫姜一品。

从滨海市到他的故乡小城，姜一品心情不错。临近小城的时候，路变得平坦宽阔起来。新修的路面坦荡如砥，沥青的黑色还没完全消失。姜一品可以从前面的挡风玻璃和右边的窗里观赏车外的原野。夏日的风吹动山坡的绿树，掠过洼处的河道，摇曳着坡上的庄稼，向自由的方向而去，形成一副动感无穷的画面。山水一体的风景使他心旷神怡。

直到旅行车拐进故乡小城的车站，这种愉快的感觉才渐渐消失。

滨海市、故乡小城和省城，构成了姜一品最近经常来往的等边三角形。这三个大小不等的城市，对姜一品来说都很重要。省城是他工作的地方，家也在那里。故乡小城，是他三十岁以前的居住地。那里有他的初恋，有他成年前后的种种坎坷，还有年近八旬的父亲和弟弟。就他的感情来说，小城的分量与省城比较，一点都不轻。

这次故乡之行，是公私兼顾。母亲去世整整三年，母亲的三年坟是一件大事。上过坟，接着要在小城筹备一个本系统的现场会。据省厅领导说，部领导很可能专程从北京来这里观摩视察。因此，省厅要他在小城多呆些日子，将会会议安排得万无一失。

拥挤的汽车站，到处都是三轮车，到处都是食品摊贩，显得嘈杂



无序又热气腾腾。当年他的初恋情人刘岚就是从这个车站悄悄地来又偷偷地走的。那时，这个小车站多么安静啊。没几个人，站里站外都是雪，四周也没有这些楼房商店。三十年如一阵风，逝者如斯。他曾经想，他和刘岚的事就那样永远地结束了。

就像这个小城不会消失一样，姜一品和刘岚的关系却断断续续的，至今也没有了结。关系断绝之后，两个人都陆续地结了婚，建立了家庭。一个住滨海，在一个学院教书；一个住小城，在机关当职员。彼此没了来往。可是不久，姜一品因为工作出色而被选拔到省厅里工作，不久又当上了处长。前几年大专院校调整，刘岚所在的学院成为姜一品管辖下的一个单位。两人的联系因此就重新恢复起来。

姜一品这次去滨海，一半就是因为刘岚。

大旅行车在小城车站里停下来。

姜一品巡视了一下车站，看到了前来接站的胡大威。

胡大威一边用手机接电话，一边嬉笑生花地跟姜一品打招呼。

整天扛着个大哥大，姜一品讥讽地说，一看到这种人我就生气！

胡大威却是好脾气，他看着一身便装的姜一品，说，这像处长吗，不像啊。

姜一品打量着胡大威一身笔挺的白色纯棉套房、墨镜和名牌领带，歪了歪嘴角，带着夸张的表情说，俺虽然不像处长，可也不至于像黑社会哟！

上车吧，胡大威笑笑说，别捣蛋了。

胡大威将行李放到车里的后排座位上。

宝马车开出车站，消失在乱哄哄的街道上。

脸白了，胡大威一进车就评论姜一品，好像也胖了。

就这点变化吗？姜一品问，中国变化这么大，咱变化小了能行嘛。

眼睛还是贼亮贼亮的，胡大威继续对姜一品评头品足，由此可见，你精神还没老。走路的姿势嘛，基本也没变，就是两条腿像是短了些，看上去就跟鸭子凫水似的，没有从前那股子水上飘的浪劲了。哎，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啊。

行啊大威，姜一品转过头去说，看人知道抓特点了啊你。

过奖过奖，胡大威谦虚地说，就算有点进步，也是跟你老姜学的。

姜呢姜，姜一品说，生姜还是老的辣，才知道吗。

辣就好。胡大威稍微停顿一下问，今晚怎么安排？

老规矩，姜一品宣布，谁也不要约，喝酒，抽烟，说女人。

喝酒抽烟这个你行，胡大威问，至于女人方面，你有的说吗？

别小看人啊，姜一品说，敝职俺刚从滨海来，怎么会没的说呢！

去看刘岚了？

不看她，去滨海干吗！

就光看看？

这是隐私，姜一品说，你问这干吗。

什么熊隐私，胡大威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到家再说也好。

轿车进入市区。

二十年前，这是个仅有万把人的小城。除了一条石头铺的街道，两家照相馆和几个菜馆，这个县城其实跟农村一样。这几年发展很快，户口的控制也不比从前那样严了，人口很快超过了三十万！人口的规模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到处都是卖东西的，看上去热闹而混乱，繁荣而无序。

在姜一品心里，小城永远如他少时的记忆，充满温馨的气息。童年的梦、少年的诗和青年的笑声，缠绕着他的思绪，扶持着他不合时宜的情绪，驱赶着那些随时袭来的烦恼恩怨。父亲的胡须已经发白，母亲的坟上也已长满荒草，原先走过的那些大路小路都已面目全非。不变的只有血缘和亲情。在所有亲情中，很大一块来自中学的同学。在不同阶段的同学中，当数中学时代的朋友最好。小学的同学，因当时都还少不经事，记忆犹如稀薄的雾气，很快就消散了。大学时代的同学，因为已经长大成人，独立的意识使人不易在感情上完全融合。中学则不同，中学是一块记忆感情和感觉的硬盘。时值少年，风华正茂，懵懂时代的面纱刚要揭开，整个世界显得奇妙无穷；年轻的身体里流动着鲜活的血气，情思活跃，浮想联翩，非常渴望感情，格外依恋朋友。交流的欲望，求知的欲望，爱抚和被爱抚的欲望，天天蒸腾着天真的心。那一份纯粹，那一份稚气，是构成友谊的最好的溶剂。如果说

小学像摇篮,大学像旅店,那么中学则像一片青草茂盛的山坡。那里的每一双脚印都洋溢着自然的芳香;那里的笑声,散发着诗歌般的纯真。在那个时期结交的朋友,是没有污染的山泉清水,是值得永远歌唱的蓝天白云。在姜一品看来,一个人是否拥有过幸福,最关键的在于他是否拥有过一个美好的中学时代。

姜一品的家就在小城附近,紧靠护城河的一个村子,就是现在所谓的“城乡结合部”。他的母亲是农民,父亲则在城里工作。城里的同学不拿他当乡下人看,乡下的同学不拿他当城里人看。他本人兼有城乡两种人的特点,却又不怎么明显。他跟各种出身背景的人都能合群,但跟谁都有所不同。他留给同学们的印象是风趣、智慧和多情,有点儿游侠韵味,也有点儿才子气,还有点儿乡下人的纯朴劲儿。谁都不知他的深浅,即使在他不得意时也没人敢轻视他。谁都觉得他应当有很好的前程,应当是个一辈子总是快乐总是成功的人,但他的嬉笑中却掩盖着许多的烦恼。

在中学同学中,除了刘岚,姜一品最好的朋友就是胡大威。按说,胡大威并没什么特别的才能,两人的风格也很不同,可他们俩就是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两人相处的时间最长。从初一到高三,他们都是同班。加上“文革”,一共相处近八年。这八年,是他们少年时代的全部光阴。胡大威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具有干部子女所有的特点:在幼儿园就知道洗脸刷牙爱护花草,一上小学就知道听话爱集体,对平民出身的同学客气但玩不到一起,彼此不说父母的官大官小但上一辈的等级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却随时可见,等等。然而,这些东西没影响姜一品跟胡大威的关系。胡大威有胡大威的过人之处。他爽快、直接、不追随别人眼色,做事有点狠劲儿。姜一品喜欢这种敢说话、不怕事、喜欢唱反调,对他言听计从的人。这么多年来,两人的关系虽然时疏时密,可感情并没受到损害……

进了花园,入了客厅。胡大威迫不及待地问:滨海之行怎样?

还能怎样?姜一品沮丧地说,告诉你吧,不怎么样。

你跟刘岚的关系,胡大威说,不能这个弄法,太古典了,不符合潮流。

你跟我谈潮流！姜一品说，老哥你先告诉我，潮流是什么？

潮流就是效率，胡大威爽快地说，现在干什么都得讲究效率。没有效率，什么都谈不上。比如吃饭吧，古典风味就是细嚼慢咽，现代风格就是快餐。爱情也是这样，不能像跑马拉松那样，没完没了，累死人。

人家情愿呢，姜一品自嘲地说，等到冲刺时，滋味一定很好。

还冲刺，胡大威说，累得丁点儿劲都没了，还冲刺个屁！

你不懂爱情，姜一品自信地说，爱情这个东西嘛，就是要时间。政治阴谋需要炮制，咸菜疙瘩需要腌制，爱情这东西需要熏制。小小的火，慢慢地炖，然后是轻悠悠的烟，慢慢地燎，就跟刘姥姥在大观园里吃的那种茄子似的，味道都进去了，外边看上去还跟鲜的一样。

那都是你们有文化的人做出来的，胡大威说，太麻烦，太不人道了。

你说不人道？姜一品刚要反驳，却又改变了，自言自语道，是他妈的怪残忍。

就是嘛，胡大威说，一个女人，爱了她二十多年，手也拉过，嘴也亲过，就是没摸过她的屁股蛋子，这算什么事！眼看着小姜变成了老姜，辣是更辣了，可光有辣味没有当时的鲜亮劲了，切开一看里边都是老筋和姜丝，还有什么滋味儿？老兄啊，再不干，就没时间干，也没劲头干了！

姜一品默默的，不说话了。

胡大威口气缓和了些，问，刘岚现在怎么个样子？

姜一品说，跟过去一样，不胖不瘦，牙齿很白。

这么多年过去了，刘岚少女时代的影子还一直深深刻在姜一品的心中，难以忘怀，甚至难以淡漠。那时的刘岚，身材苗条，一头短发，小步走路但不失快捷。每次摆头时，那蓬浓密的头发要来回摆动多次才会停下，端庄雍容里不乏少女的矜持。雪白的牙齿，含蓄的笑容，叫姜一品心醉神迷。

有一次，胡大威跟姜一品评论班里女生时夸李菱子多好多好，姜一品不服，说菱子难道比刘岚还强！胡大威却说刘岚不如菱子明亮，

刘岚学习好靠的是死记硬背，还说刘岚明明看到别人算错了题却故意不指出。姜一品当时气得鼻子都歪了。他无法接受胡大威对刘岚的批评。他坚信刘岚是最优秀的。她不愿指出别人的错误不是怕人赶上而是担心说出来让人难堪。她说话声音柔和做事与人为善，绝不是出于心机而是基于良好的教养。刘岚可不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喧闹嚣张的姑娘，人家知道进退懂得分寸。至于才能，姜一品承认刘岚是有点死记硬背，死记硬背能学出好成绩也不简单，至少说明人家记忆力不错。你胡大威怎么连死记硬背都不会呢！

胡大威听了，说他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一品说，西施不西施的，反正不比你的李菱子差。胡大威说，强也强不了多少，不就是个团员嘛！姜一品反问，团员怎么了？团员优秀。胡大威说，谁不知道你不就是借口入团好跟她接近嘛。胡大威的话点到了姜一品的穴位，姜一品不说话了。

在那个两性接触还充满紧张的时代，也是少男少女最怕人家议论的时代。姜一品以“要求入团”的缘由，经常约刘岚谈话。提出者是政治上要求进步，接受者是爱护同学的积极性，冠冕堂皇。刘岚每次都谈安排在同学们能够看见的地方，最多就是在操场那边的芙蓉树下。姜一品以汇报思想开始，希望尽快转入“司马昭之心”的表述，可是刘岚却总是一本正经地说他的优点缺点今后努力方向等等，不给姜一品“图穷匕首见”的机会。这种伪装在入团形式里的感情，让敏感而脆弱的姜一品窝火。

终于有一天，姜一品写了一封表达感情的信。他拿着那封写着“申请书”字样的信，站在高大的芙蓉树下，等刘岚到食堂打饭路过的机会交给她。芙蓉树又高又大，但叶子并不厚密。姜一品生怕被同班同学发现，胡大威偏偏就在这时敲着饭盒经过这里。胡大威拉他去食堂吃饭，他说我有点事你先走吧。胡大威朝他挤了挤眼，走了。芙蓉树上掉下的残花落在姜一品的肩膀上和头发上，他故意不去抹掉，以便让这小小的干扰调整他紧张的心情。

那一次，他接到的是刘岚的拒绝。

后来就是“文革”，他们在无望的混乱中建立了誓约。



后来就是他参军,她下乡。

再后来就是她上了大学,而他,退役后没有工作,赶驴车,拉石头。不堪设想的爱经历。

姜一品不愿细致回忆那些往事。好比一道复杂的计算题,前边有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开方乘方大括号小括号,但最后的乘数是零,结果当然也就是零了。既然结果是零,前边也就没有必要计算了。

他断然切断思绪,说:我们的事,就那些,还是说说你吧。

胡大威反问道,我一个俗人,有什么好说的?

姜一品说,俗人?现在这年头,就是俗人有故事。



## 二、胡大威的发财之路

中学毕业后两年，胡大威和姜一品一起参了军。

先是内蒙古，后是四川，他们俩都在一个团里。姜一品先胡大威退役，回乡后赶过驴车拉过石料，后来在一家小学当了一阵子代课教师。胡大威呢，则从一位小职员变成大财主。

胡大威从部队回到小城后，过了十多年没有色彩的生活，先是在街道派出所当了大半年警察，后来转到劳改队当监管员。如果他珍惜那个工作，好好干，现在怕是早当上监狱长什么的了。可他生性爱交朋友，不仅同事中有许多称兄道弟的朋友，连他手下那些劳改犯也成了他的座上客，其中有些还跟他结成了把兄弟。那些“江湖好汉”感激胡大威的知遇之恩，惟胡大威之命是从。胡大威被那些鸡鸣狗盗之徒前呼后拥着，很是痛快了一阵子。痛快之后便是丢了那个有意思的职位。

从打退役后，胡大威就想跟菱子结婚，可菱子死活不答应。胡大威一等再等，好话说尽，耐心耗光，到底没等到菱子的那句话。菱子因犯杀人罪判了几年徒刑，出来后做过生意，后来嫁给失了家的张建设。胡大威以为他们的婚姻不会好，将来没好日子过。可是菱子发了毒誓，决心跟她男人过日子，叫胡大威永远不再提他们过去的那段历史。胡大威看实在没了指望，只好听从父母之命，跟一位别人介绍的姑娘结了婚。婚后的生活就是生儿育女，就是争取分房，就是每月买米买面、买蜂窝煤，有点闲空就找朋友们打牌、玩扑克。

胡大威被看守所开除后，父母批了他三天，他自己哭了三夜，然

后毅然走下商海。如果他能好好经商,小钱积大钱,慢慢也会有个好光景,可他不。他不像菱子那样吃苦肯干,也不愿一点点积累。他老想过得舒服快乐,经常做一觉醒来腰缠万贯的好梦。菱子好不容易帮他弄到一点本钱,希望他能将财富的雪球滚起来,可他把那点本钱三下五除二地赔了进去,什么也没剩下。菱子问他,有没有决心再翻身?如果有决心,我再给你一次帮助。胡大威不好意思再接菱子的钱,拒绝了。

无路可走,胡大威只好胡思乱想。他和十几个劳改释放出来的哥们儿组织了个建筑队,到处给人家修路、造桥、盖房子。那些人都是些挣俩吃仨的家伙,挣得再多也剩下几个鸟钱。胡大威虽然是头目,其实也就混个吃喝,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饥一顿饱一顿的。菱子说他那些朋友是乌合之众,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但胡大威喜欢他们,因为他们都听他的,愿意为他出力卖命。

八十年代中期,政府要大兴土木,计划在城区内开几条大路,盖一些大楼,改变旧城商业区的面目。城建部门接受了任务,着手清理街道两边那些低矮破旧的老房子。他们逐家逐户走访,动员市民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拆迁。当时主持这一工程的,就是菱子的丈夫张建设。张建设的姐夫在省里刚升了官不久,他就拿到这个肥缺。可是官好当,事难办,张建设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很多老住户拒绝搬迁。这些人不愿离开商业地带,一再强调对住了多年的地方感情深厚不想搬走。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一是党员干部。这些人受到政府领导的批评,怕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前途,好歹接受了命令,同意搬迁。另外的三分之一,在条件得到满足后,也勉强同意搬迁。还有三分之一的老住户,死活不搬,而且提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除了巨额的赔偿,还有就业的、住房的、生意损失和生活不便等要求。政府动用了可动用的最后一个铜板,还是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

时间一拖再拖,工程不能如期进行。老住户们趁机变本加厉,把所有能盖房子的空间都搭了棚子,有些人恨不能将树苗栽到锅台上,因为每一棵树将来搬迁时都要作价赔偿。作为主管者,张建设为此费尽心机。他制定了一个“八步方案”,企图步步为营,把这些钉子户搬



开或拔掉。第一步,大讲国内外大好形势,动员钉子户以主人公的姿态参加到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来;第二步,市政建设局亲自办学习班,号召他们学雷锋顾大局;第三步,利用各种关系动员,工作做到炕头上。第四步,奖励那些在搬迁中表现积极的分子,发很大的奖状;第五步,仔细地谈判搬迁条件,同时说明政府的财政困难;第六步,晓以利害,加以威胁,警告死硬顽抗的分子;第七步,如果还是不行,就由法院判决;最后一步,强制执行法院决定,用推土机将钉子户的房子推倒……

近年来越学越精越老越不乖的市民们,对这些步骤表示出坚定不移的反抗姿态,有些人摆出一副既不为利益所动也不为威胁吓倒的样子。他们一定要拿到那些几乎不可能兑现的好处,不然的话决不搬迁。他们不怕法院判决,也不怕推土机来推他们的房子。有几个老人放出风来,谁要是敢推他们的房子就得先推倒他们。推倒他们一个人,就得有十个干部下台。他们拿出“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决一死战的架式,最终造成僵局。老住户坚决不走,政府非修路不可。要想解决好,就得拿出很多钱来,而发展中的小城在市政建设上缺的正是钱。政府向上级请示,一个个红头文件下来。钉子户们也上下奔忙,找各种地位的老少干部说情。当年在这里工作过的老革命们听了群众的反映,告诫地方妥善处理此事。张建设左冲右突,黔驴技穷,索性去走司法程序。法院的人告诉他,判决搬迁易如反掌,但执行起来有困难,万一老住户就是不走或以死抗争,闹出人命案子就不好说了。到那时,谁负责?张建设说我负责。法院的人嘿嘿冷笑了一阵子,说,你负得了!

工作开展不起来,张建设在领导心目中的分量降低了。有人说他是个屁本事没有就靠裙带关系上来的家伙。本系统的人也有讥笑他的八步方案是纸上谈兵的笑话。说一千道一万,结果好万事好,你不能将那些钉子户搬走,就是没效率,就是无能!本来有可能上升为建委副主任的张建设焦急万分,呆在开发办公室里骂:真他妈的老虎吃鳖没处下嘴!

能做的都做了。张建设从没这样苦口婆心、呕心沥血、不厌其烦,

